



徐志摩

卷



XU ZHI MO

我的出发是单独的，我的旅程是
寂寞的，我的前途是蒙昧的。



太白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卷

伍 仁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序·

林 非

徐志摩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然而他短短十余年创作生涯中所留下的散文篇章，在今天还产生着不小的影响，不仅在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课程中，抑或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里面，都还提及和分析他有关的作品，而且在广泛的青年文学爱好者中间，他的有些散文作品也依旧被传诵着。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最为重要的原因，无非是在思想表现和艺术风格这两个方面，他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这就在于他的散文能够较为坦率地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与彷徨，因此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他的散文在艺术表现方面，抒写得分外的秣丽，显出一种雕琢美的风致，在这方面也能够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因而才易于文传不衰，赢得好几代读者的青睐。

徐志摩创作的旺盛期，正处于本世纪20年代文化与社会思潮激烈变化的氛围中间，他基本上是接受了“五四”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追求思想与精神的解放，向往着整个民族都能够走向美好和理想的前景。但是在当时军阀混战的黑暗环境里面，他尽管有强烈的正义感，抗议过“三·一八”惨案的屠戮

青年学生，深感“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在愤慨的同时，也被屠戮与流血吓坏了，他确实不具备被强烈使命感所燃烧的社会斗士的气质，他还进一步这样剖析自己，“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暴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于是他借用一位知交的话来自慰，“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自剖》）。

这些似乎都是自暴自弃的话儿，却也是十分真诚的自我解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真的感到绝望的呼声”（《求医》）。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生理机能、家庭教养和社会影响之原因，人的心理、气质、个性、性格和命运，都是很不相同的，徐志摩的整个人生哲理与涵养，决定了他只能沉溺在自己这种思想的深渊中，就像这样自暴自弃地苦闷和彷徨下去，同时还尽量享受着“原来轻松的”“现成的福分”。他已经很真诚地谴责了自己，我们如果再去谴责他，似乎有点儿过于苛刻了，看来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谴责使这种思想得以产生的黑暗与残酷的社会。

正是这个被吓坏了的灵魂，像中国历史上很多因恐惧被杀而退隐的士大夫那样，也用醇酒为人来销愁了。他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淫佚的人生，兴致勃勃地通过一个裸体欣赏者的叙述，抒写了花都巴黎“一个最荒唐、最艳丽、最秘密的梦”

(《肉艳的巴黎》)。而当他于深更半夜，坐在北京城边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姑娘坟头时，竟萌发出一串想入非非的邪念，一厢情愿地幻想自己“枯槁的形容正配与墓墟中人作伴”（《死域》）。

徐志摩这种徘徊的思想感情，在不少旁的篇章中也有所流露，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前边的短序，在描绘自己情调庸俗的闺房乐趣时，毫不掩饰地承认这是一种“轻薄相”，看来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这是因为他原来正像自己在《女子》这篇散文中表现的那样，充满着追求男女平等和尊重妇女的现代意识，所以他就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如果不是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性爱，那就显得很恶俗和猥劣了，正是由于蕴藏着这样的思想契机，他在面对着有些妇女不幸的命运时，就常常会流露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心。

他确实是想用一种高尚的标尺去衡量和要求自己，只是因为黑暗和险恶的社会政治局面，压垮了他的思想与心灵，他就不得不在沉痛的自我麻醉中打发日子。他的心灵中真的存在着这种两重性的因素，请看他在眺望北戴河海滨的壮阔波澜时，是多么的渴望和幻想着“冒险”与“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然而顷刻间又堕入“现在的实在”中，一切都“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北戴河海滨的幻想》）。针对这种思绪，他要求自己“还得往底里按，往更深处剖”，甚至苛刻地贬抑自己“是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再剖》）。这种严酷得近乎神经质的自我解剖，无疑是很畸形和可怕的，显出他已经堕入了一条空虚和幽

暗的人生之路，然而他这种对自己不留情面的自我解剖精神，又不能不让读者由衷的同情。像这样严酷地苛求自己的心态，总比漫无边际的自吹自擂要好得多吧。这也许正是他的散文作品至今还赢得读者的重要原因。

由于自己的思想日益陷落于“黑暗的空虚”中，徐志摩就更趋于一种迷惘的状态，他似乎已经弄不清楚中国应该走向何方？在当时落后和贫弱的中国，离开他于英国留学时所接受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觉得这两者之间实在是有着异常遥远的距离，他对故国的现状是不满意的，想加以改变的，然而要踏上社会主义的新路呢？他又是怀疑和反对的，于是就弹起了惆怅的心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不知道风——》）。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说，肯定是想走上英国式的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在“五四”落潮期的20年代，原来的启蒙主义目标远未完成，而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又风起云涌似地兴起。至于从现实社会情状的根本原因来说，由于政局的混乱和动荡，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贫困生活之中，这就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文化的论争变得愈益急剧起来，在这样激烈的思想论战之中，几乎每一个哪怕是声言自己“幻术似的灭了”的文化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脱，总会或明显或隐约地发表自己的有关见解，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敏感的文化人了。徐志摩确实曾在当时纷纭的思想论争中，小试过自己的锋芒。

留学英国归来的他，受到英国文明的影响实在太深了，他对英国无疑是抱着一种偏爱的态度。在20年代中期反对英、

日等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热潮中，他抱着一种强烈反感的情绪，他在一篇谈论罗曼·罗兰的随笔中，竟情不自禁地说道，“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罗曼罗兰》）。其实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这种正义的运动跟参照与吸取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中健康合理的因素，本来完全可以加以严格的区别，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徐志摩却将它们完全混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上的一种局限与弱点。这倒很像我们今天有些受“左”倾思潮影响的批评家那样，他们只会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摒弃在这同时参照和吸取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明的长处。他们自然是跟徐志摩持着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可是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方法，实在是太相似了。这作为文化史上一种有趣的现象加以提及，似乎很有点儿诙谐的历史意味吧。

对于徐志摩散文的思想倾向，进行了上述简单的分析之后，就要进一步探讨它的艺术风格问题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徐志摩散文的总体风格，是一种充满了浓丽的色彩的雕琢美。对于浓丽和雕琢的文风，历来就有人喜爱，自然也有人历来就加以反对。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对于这一点看来也是加以肯定的。譬如它的作者钟嵘就认为曹还是“美瞻可玩”，曹植是“词采华茂”，陆机是“才高词瞻，举体华美”，张华是“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就属于这样的情况。他在评论刘桢时，还惋惜他“雕润恨少”，而说颜延之“错采镂

金”这含有贬意的话，则是引自别人的话。看来秾丽华瞻和刻意雕琢的风格，确实会有人喜爱，徐志摩的散文正由于十分明显地表现了这样的特点，才获得了自己的许多喜爱者。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沈从文就是从这样的角度，称赞他“成就的华丽局面，在国内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人”（《（轮盘）的序》）。

就秾丽和雕琢这样的艺术风格来说，徐志摩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确实是堪称独步的。他不少著名的散文篇章，几乎都表现出这些异常鲜明的审美个性。喜爱阅读这些作品的散文爱好者，确实会从这儿获得旁的散文家所无法取代的审美愉悦。徐志摩在这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应该加以充分的肯定。正是他这些篇章所闪烁出来的特有的色彩与光泽，使中国现代散文的百花园变得更为绚烂和丰满，而像这样的使艺术风格趋于多样化，才有可能更好地丰富读者的心灵，极大地提高读者审美的情操和能力。

不过徐志摩在渲染这种秾丽和雕琢的文风时，往往会显得色彩过于浓厚，词藻过于稠密。他有一篇描写新加坡风光的散文，题目就叫做《“浓得化不开”》，用这来形容他散文创作总体的艺术风格，倒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正是因为太浓厚了，太稠密了，下笔太没有节制了，自然就会显得“浓得化不开”，从而影响了鲜明形象的表达，和满腔扇情的宣泄。多少读者被这些排山倒海似的词藻所袭击，而很想从中获得的形象和感情，却被淹没了，被阻塞了，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一种晦涩的印象。正是过于秾丽的色彩，过于稠密的词藻所造成的晦涩，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在阅读时可能会感到有一种沉重的负

担，把自己压抑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然而在经过这样紧张地阅读之后，却又感到无法留下清晰和充满层次感的印象，而只是觉得有一座杂乱地堆砌在一起的艺术原料。缺乏深沉情感和鲜明形象的浓厚与稠密，确实是只能给读者造成松散的感受，这也许是一种具有辩证意味的艺术经验吧！

《我所知道的康桥》是徐志摩很著名的散文，在他众多篇章中也应该说是写得相当流畅的，然而他总是不喜欢羌无故实地去展开风景描绘，常常被自己也认为是“极肤浅的道理”之哲理所打扰，叙述起来缺乏应有的层次，在相当繁复的铺陈中，并不去充分叠现鲜明的形象，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令人在读完之后，对于他所刻意渲染的康桥，多少还犹似置身于迷雾中的感觉。徐志摩曾说过自己的散文“不是质地太杂，就是笔法太乱或是太松”（《（落叶）序》），这是一种坦率和要求得很严格的“自剖”。在艺术上显得有点儿“杂”、“乱”和“松”的情况，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似乎也多少有所流露。

总之，从审美的角度来说，秾丽和雕琢的风格是自有其长处的。尽管散文创作的最高审美境界，应该是异常流畅和充满光泽的单纯、简洁与精确的美，秾丽和雕琢的美，应该是从原始状态的朴素，走向这种单纯，简洁与精确美的中间环节，是这种趋于完全成熟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桥梁。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原因，无法强求每一位散文家都达到这最高的境界，艺事艰辛，不应苛求，能够很自如地写出秾丽和雕琢美的作品，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令人惋惜的是徐志摩在这种

风格的抒写中，未能充分处理好形象的凸出，和感情的融和这两个方面。从他写作的才能来说，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步的，而这一点上如果真的实现了，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由于他英年夭逝，自然是永远也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只有留给喜爱追踪这种艺术风格的后继者，努力去追求和实现了。

1992年7月28日于北京

主 编 林 非
副主编 陈华昌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乔继堂 息西平
刘应争 张品兴
苏 冰 李 晓 丽

目 录

序	林 非
印度洋上的秋思	(1)
曼殊斐儿	(8)
杂记	(25)
我过的端午节	(33)
泰山日出	(36)
泰戈尔	(39)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46)
落叶	(50)
翡冷翠山居闲话	(69)
意大利的天时小引	(72)
“迎上前去”	(74)
巴黎的鳞爪	(80)
我所知道的康桥	(98)
伤双栝老人	(109)
自剖	(113)
再剖	(120)

“话”	(126)
吸烟与文化	(139)
悼沈叔薇	(143)
我的彼得	(146)
我的祖母之死	(152)
新月的态度	(168)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176)
一个行乞的诗人	(189)
家德	(207)
“浓得化不开”（新加坡）	(214)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220)
“死城”（北京的一晚）	(225)
《猛虎集》序	(236)
爱眉小札（日记4则）	(241)
爱眉小札（书信3通）	(250)

印度洋上的秋思

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啜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潮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

又是一番秋意！那雨声在急骤之间，有零落萧疏的况味，连着阴沉的气氲，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秋！”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和此时外来的怨艾构合，产出一个弱的婴儿——“愁”。

天色早已沉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辍泣的云，还疏松地幕在天空，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专等开幕。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筑成一座鳞鳞的长桥，直联及西天尽处，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留恋西来的踪迹。

北天云幕豁处，一颗鲜翠的明星，喜滋滋地先来问探消息，像新嫁媳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但新娘依然姗姗未出。

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

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悦，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但在月光放彩以前，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直到如今。

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霎时间引起了 I 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

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她能使海波咆哮，她能使悲绪生潮。月下的喟息可以结聚成山，月下的情泪可以培峙百亩的畹兰，千茎的紫琳珰。我疑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否则，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有时对着一泻的清辉，也往往凄心滴泪呢？

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不是无泪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锄净，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想学契古特白登来解剖这神秘的“眸冷骨累”。冷的智永远是热的情的死仇。他们不能相容的。

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我的心机一转，重复将锋快的智力刷起，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听他产生什么音乐，让缱绻的诗魂漫自低回，看他寻出什么梦境。

明月正在云岩中间，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一阵阵的轻霭，在她面前扯过。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沟，一齐在微叱凄其的音节，此外不受清辉的波域，在暗中坟坟涨落，不知是怨是慕。

印度洋上的秋思

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她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希冀她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菁华。因为她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她的慧眼呢？

印度的 Ganges（恒奇）河边有一座小村落，村外一个裕绒密绣的湖边，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烧着上品的水息，那温柔婉恋的烟篆，沉馥香浓的热气，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月光从云端里轻俯下来，在那女子脑前的珠串上，水息的烟尾上，印下一个慈吻，微晒，重复登上她的云艇，上前驶去。

一家别院的楼上，窗帘不曾放下，几枝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斗趣，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蚊床上紫纱帐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她轻轻挨进身去，在他温软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抚摩了一会。又将她银色的纤指，理齐了他脐圆的额发，蔼然微晒着，又回她的云海去了。

一个失望的诗人，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满面写着幽郁的神情，他爱人的倩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滓里榨出些微甘液，他张开两手，仰着头，让大慈大悲的月光，那时正在过路，洗沐他泪腺湿肿的眼眶，他似乎感觉到清心的安慰，立即摸出一枝笔，在白衣襟上写道：

月光，

你是失望儿的乳娘！

面海一座柴屋的窗棂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一张小桌上

放着半块面包和几条冷肉，晚餐的剩余，窗前几上开着一本家用的圣经，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不住地在流泪，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两眼半闭不闭地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像一只大花蝶。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只见远远海涛起伏，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她叹了口气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彩嗟道：

“真绝望了！真绝望了！”

她独自在她精雅的书室里，把灯火一齐熄了，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月光从东墙肩上斜泻下去，笼住她的全身，在花砖上幻出一个窈窕的情影，她两根垂辘的发梢，她微澹的媚唇，和庭前几茎高峙的玉兰花，都在静谧的月色中微颤，她加她的呼吸，吐出一股幽香，不但邻近的花草，连月儿闻了，也禁不住迷醉，她腮边天然的妙涡，已有好几日不圆满：她瘦损了。但她在想什么呢？月光，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放在离她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

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床附近，有三个工人，口衔着笨重的烟斗，在月光中间坐。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但这异样的月彩，在他们对面的松林，左首的溪水上，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惟有他们工余倦极的眼珠不阖，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但他们矿火熏黑，煤块擦黑的面容，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在享乐烟斗以外，虽然秋月溪声的戟刺，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等月影移西一些，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起身进屋，各自登床睡去。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只见他们都已睡熟；他们即使有梦，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